

FRIEDRICH ENGELS



住宅問題

恩格斯著 賈植芳譯

ZUR WOHNUNGSFRAGE

住宅問題

著 斯 格 恩

譯 芳 植 賈

泥土社



譯者前言

恩格斯對於住宅問題一書，在原書第二版刊行時所寫的序文中，已詳盡地說明了寫成的經過及執筆當時德國社會一般情形，此處僅要加以說明的，是關於本書的性質。

關於住宅問題（Zur Wohnungsfrage），由恩氏所寫序文中即可知道，原來是登載在一八七二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雜誌民衆國家（Der Volksstaat,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enschaften Leipzig 1870-1876）上的文章，並於該年復由民衆國家分刊成三個小冊子形式而流佈開的。本譯本係依據日本加田哲二氏的譯文（岩波文庫版），據加

田氏在解說中稱：他所依據的原文本，是題爲 *Zur Wohnungsfrage* Von Friedrich Engels, Separatdruck aus dem "Volkstaat" Leipzig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 "Volkstaat" 一八八七年刊行的訂正第二版，作爲社會民主主義文庫 (Sozialdemokratische Bibliothek) 的第十三冊而出版的本子，在本版中，已然增加了恩氏所寫的序文，並加了兩三個註腳。不過這個版本因爲是用作宣傳小冊子的，紙質印刷都很壞，而且誤植很多。是一種每頁五十行小字的七十二頁的小冊子。至於本書是否尙有其他版本，則還不大明白，不過檢查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文獻目錄，亦未有所發現，那麼這該是唯一的第二版本，而且是流行本云。

本書連序文共爲四篇。在序文中最明確地指示出了當時德國的住宅問題何故有着激急發展的社會根據。凡欲了解德國大工業成立時代的社會情形者，實有精讀必要。

第一篇是對於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麥里堡 (Arthur Mülberger) 的對於住宅問

題的論駁。麥里堡的議論的內容，是遵奉蒲魯東學說的。因此，恩氏批評了蒲魯東的各種社會計劃。對於蒲魯東的反批判，馬克思在哲學之貧困一書內已經完成了，然該書是以理論方面批判為主；在本書中，如恩氏所自稱的，是在實際方面，批判了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的理論批判之補遺。

第三篇是恩氏對於麥里堡對於恩氏之反駁之再反駁。在本篇中，恩氏的歷史唯物論者的面貌非常明顯。恩氏關於國家的重要見解，此篇中亦有所包容。他所達到的結論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沒有全部廢止以前，是沒有辦法可以澈底解決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前提下，個個別別的社會政策的施措，是沒有什麼效果的。尤其是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給予每個勞動者以住宅的社會主義，不過是使勞動者再陷入於中世紀的桎梏中的東西。

上兩篇文章的論敵，就是蒲魯東和他的代表者麥里堡。今再對麥里堡加以簡單介紹。

麥里堡生於一八四七年，由一八七三年起，開業行醫，後更爲威登堡地方的官醫。他熱衷於研究蒲魯東，並將蒲氏的學說在德國普及；對於德國的勞動者，他灌入了蒲魯東的思想。住宅問題不過其中之一。他的論文在民衆國家登載後，他以關於住宅問題爲標題出版了一本單行本。他對於闡揚蒲魯東學說著書很多，如蒲魯東的生涯及事業（一八九九年刊），蒲魯東研究——對於社會改良的理解之一論（一八九一年刊），及馬克思主義批評（一八九四年刊）等。他是以蒲魯東主義爲立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第二篇如標題資產階級是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所示，是對於沙克斯（Emile Sack）的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的批評。在第一及第三兩篇中是恩氏對於蒲魯東之流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克服；在本篇中，是恩氏對於他所稱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講壇社會主義——社會政策論的克服。資產階級是決無能爲力解決住宅問題的。他們不過是轉移住宅問題的地位，但轉移了地位以後又發生了新的住宅問題。

這不是解決而僅是使住宅問題轉移地位而已。這是他們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當然結局。這一點是對於各式各樣社會政策最爲痛烈的批判。

沙克斯生於一八四五年，曾入維也納大學研究，一八六七年任巴黎博覽會奧地利委員，後任維也納大學經濟學教授；更轉布拉格大學任教，迄至一八九三年。他係屬於奧地利派，著作甚富，如勞動者的住宅狀態及其改良（一八六九年，維也納刊），即是恩氏著文駁斥的對象物。沙克斯自認爲拿手的是交通政策，他關於此類問題的著述，頗爲資產階級社會的專門家所重視。關於理論經濟學他著有經濟的本質及任務（一八八四年刊）及理論的經濟學原理（一八八七年刊）二書。

譯者所根據的岩波譯本，在日本讀書界是比較威權的譯本，這較之收在改造社版中的馬恩全集版本大爲高明；譯筆按其句子構造之生硬、複雜而嚴正，可看出是據德譯直譯的；中譯稿並且經過幾個友人的修改和研討，譯者也幾度反覆地加以修正，遇有疑難之處，并參酌了一九四八年版的俄譯本。譯者是把這樣一本書的翻譯

工作，不僅看成自己的學習，而且視爲一種堅苦的鬥爭。但限於學力和修養，這個譯本還只能暫供參攷之用，至於譯本中謬誤和不妥的地方，還祈讀者和專家予以指正！

賈植芳

四九年八月一日在上海。

序

下面的著作是我一八七二年寄給來比錫的民衆國家雜誌的三篇論文的重印。當時恰值數十億的法國賠償費如雨般地流入了德國，致使國債能以支付，要塞及兵營得以建設，現有武器及軍事品得到更新。可以自由地使用的資本，也突然和流通貨幣額同樣顯然的增加了。所有這一切恰巧發生在德國不僅是作爲一個「統一國」，而且是作爲大工業國，躍上了世界的舞台的時候。這數十億的巨金，對於新的工業給予了一個巨大的飛躍。而導引戰後和接着跟隨來的一八七三——七四年的短短的充滿幻想的繁榮時期進到大恐慌的，正是這筆巨款。由於這個恐慌，德國自身證明了是能夠以工業國的身份活躍於世界市場的。

一個舊的文化國家，爲上述那樣有利情勢所促進，由手工工場生產及小經營而向大工業推移了，也就在這個時期，正是顯著的「住宅恐慌」的時代。這一方面是由於大羣的農業勞動者突然向正在發展爲工廠中心地的大都市移動，同時又由於各舊都市的建築設備早已不能滿足新的大工業及與此相應的各種交通條件。街道在擴張，新街道在開闢，在這些地方的中心敷設了鐵道。與大羣勞動者的湧入同時勞動者住宅又多數被拆毀，因而勞動者和以勞動者爲主顧的小商人及小工業者之間引起了急激的住宅恐慌。在從來就是工業中心地的諸都市中，是不容易感到這種住宅恐慌的，在曼却斯特、列茲、布蘭法德、巴爾門、愛巴菲爾德就是如此。反之，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的住宅恐慌，在當時成了逼切的形態，而且大部份是慢性持續的。

當時報紙上充滿了關於「住宅問題」的論文，刺激提供各式醫療社會騙術的東西，實在就是當時德國所發生的產業革命之象徵的、這種急迫的住宅恐慌。像這一

類的論文，亦瀾漫在民衆國家的篇幅中。後來知道是威登堡醫學博士麥里堡先生化名的一個匿名評論家，抓住這個時機，認爲根據蒲魯東的社會萬能藥的奇蹟作用，使德國勞動者來理解這一問題，是有利的。當我告訴該雜誌的編輯者，我對他選登這樣奇妙的論文感到驚訝時，他就要求我來一個反駁，於是我就照辦了。（參看第一篇蒲魯東是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我在這一篇論文以後的不久，接着又寫了第二篇。在其中最主要的是檢討了沙克斯博士論文中的對於這一問題的仁慈的資產階級的見解。（第二篇資產階級是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此後過了一個時期，麥里堡先生對於我的論文給了回答，這是我的光榮；他在這個回答中並且強迫要我公開反駁他。（第三篇關於蒲魯東及住宅問題之補遺。）這樣結束了關於這一問題的論爭，同時也完成了我的專題研究。這三篇連續的論文——另有以小冊子形式發行過的單行本——的成立史就是這樣。現在因爲需要而重新刊行，關於這一點我覺得是毫無疑問的：由於禁止，反使它的銷路更爲擴張了，對於德國帝國政府的這種好意

的顧慮，我覺得太抱歉了；因之我在這裏，要表示我的深深感謝之忱。

在這個新刊本中，我訂正了本文，增添了各處的遺漏和註釋，同時，訂正了第一篇中一個小小的經濟學的誤謬，這在當時，很遺憾的未被我的論敵麥里堡博士指摘出來。

在通覽全文之際，使我明確意識到的，是最近十四年間國際勞動運動造成了如何巨大的進步。在當時尚有着「二十年以來講拉丁語系言語的勞動者，除過蒲魯東的著作以外，無精神食糧可言」這一事實；由於拚命把蒲魯東當成了「我們全體的老師」的「無政府主義之父」的巴枯寧，蒲魯東主義不過是廣汎的偏狹化了而已。在法國，蒲魯東主義者在勞動者當中雖然不過是一個小派別，但是他們還是有着一定的具體綱領，在公社的統治下在經濟的領域中能起領導作用的唯一的一派。在比利時，蒲魯東主義者對華羅人的勞動者有着決定性的支配力量。至於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除了少數散在着的例外，非無政府主義的勞動運動，都是蒲魯東主義者在起

着決定性作用的。然而現在是什麼情形呢？在法國，蒲魯東已爲勞動者完全擯棄了，僅僅還有一些自己掛了「社會主義者」的招牌的蒲魯東主義者，在急進的資產階級及小市民之間尚有支持者，却爲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一派極激烈的抗爭。在比利時，福羅曼德人從運動的領導者中驅除了華羅人，形成了有力的排除蒲魯東主義的運動。在西班牙如在意大利那樣，和七十年代無政府主義的洪水的潰退同時，蒲魯東主義的殘滓已被洗刷淨盡。在意大利，新黨派還在從事淨化作用及組織工作，但在西班牙，則忠實致力於作爲國際的總務委員的新馬德里聯盟的小核心組織正在發展成爲強力的黨派，這在共和主義的報紙上亦可看到；較之他們吵吵鬧鬧的無政府主義的先輩慣常會搞的一套，這一核心是着實有力地破壞了那批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對勞動者的影響。在拉丁語系的勞動者一邊，現在代替了被忘掉了的蒲魯東的著作的是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及馬克思派的各種著作。而且無產階級由昂進到專政的以社會的名義掌握所有的生產手段的馬克思的主要的要求，在今日也已成爲拉丁

語系諸國的全部革命的勞動階級的要求了。

然而，若是說蒲魯東主義在拉丁語系諸國的勞動者間已然確實的被驅除了，而且蒲魯東主義僅是適應了他的本來的性質，不過爲所有法國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比利時的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者作爲表現他們資產階級的及小資產階級的熱望而活動着，那麼現在爲什麼還有返回來論述蒲魯東主義的必要呢？爲什麼還要舊事重提，再印刷這個論文，和已然死過了的論敵作戰的必要呢？

第一，因爲這個論文的意義不單是限定於對蒲魯東和他在德國的代表者的論爭。作爲我和馬克思之間所成立的分工的結果，在定期刊物上，從而在與反對的意見作鬥爭上，代表我們的見解是我的責任。如此可以使馬克思爲了完成他的偉大的重要著作能保留他的時間。這樣，我以論爭的方式，在反對和我們的見解完全相反的見解上，把自己立於敘述的地位，在這個場合，正是如此。所以第一篇及第三篇不僅包括了單是在問題上的對蒲魯東見解的批評，而且還包括了我們自己的見解的

敘述。

第二，還有一層，蒲魯東在歐洲勞動運動的歷史上，雖然可以毫不費力地被埋葬在忘却之中，但是他却演過重要的腳色；雖然在理論上已被清算了，在實際中已從主流的地位被擊退了，但是他還保持着他的歷史的影響。無論何人，對於近代社會主義要想作某種程度的深入研究，就必須學習關於這種運動的「被克服了的各式各樣的立場」。馬克思的哲學之貧困是在蒲魯東提出社會改良的各種實際提案之前數年發表的。馬克思在這本著作中，僅只是發現了和批判了蒲魯東的交換銀行的萌芽而已。因之，馬克思的著述，在這一方面，遺憾的是不甚完全，而要由我這本書來加以補充。如果這一工作是由馬克思自己來做，那一定是更高明、更合適的。

最後，資產階級的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直到現在在德國還被當作有力的主張。而且實際上，在一方面，以講壇社會主義者及各式各類的人類之友們爲代表，在他們之間，企圖將勞動者變成爲住宅所有者的願望至今還起着主軸的作用。

所以，針對這些現象，我的著作還是有用的。在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自己的本身內，在議會的分派中尚且發現了代表一定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事實。而且，他們雖然承認近代社會主義的根本見解，認為一切生產手段應該轉化為社會所有，是正當的要求，但它的實現是在遙遠的將來，實際上，只有在那個難以預測的將來才有可能。因此，他們對於現在，僅僅是指示一些社會的彌縫工作，在某種情況下，他們甚至對所謂「使勞動階級往上爬」這一最爲反動的努力也可以抱同情。像這種傾向的存在，尤其是在有着庸俗的小市民的國土的德國，當工業的發展正把根深蒂固的庸俗的小市民階級，強力地集團地加以肅清時代，就完全不可避免。這個事實，對於在過去八年間和社會主義鎮壓辦法、警察及審判官的鬥爭上，我們勞動者所輝煌地證明了的具有可驚程度的健全精神的運動，毫無危險。不過，每個人都應該明白有這樣一種傾向的存在則是必要的。而且，這種傾向到了後來，當它採取較爲確固的形態或是採取較爲決定的輪廓的場合，——因爲這是必然的，而且還是

有希望的——當他們形成那種綱領的時候，必然非依靠他們的先進者不可。而在這種場合，要忽略了蒲魯東，那就不好辦了。

大資產階級的及小資產階級的解決「住宅問題」的共同核心所在，是使住宅爲勞動者所有。然而這種情形，在過去二十年間，完全是德國工業的發達得到特有的光明的一點。在任何別的國家，不但是住宅的所有者，而且還是庭園甚至田地的所有者，這情形是大多數的工資勞動者所沒有的。相同於這種情形，還有多數的人，以租借人的身份實際可以保持住屋、庭園甚至田地的所有。與園藝或小農業相結合而經營的地方性家庭工業乃是形成德國新式大工業的廣大基礎。在德國西部，勞動者是很顯著程度上的所有者；在德國東部，顯然是附屬於田地的住宅的租借人。這種家庭工業與園藝及田地耕作間的結合，從而與所保有的住宅的結合，是手織機業對機械業的防衛戰，隨處都可以發見。如在萊茵下游地方，在威斯多伐林，在薩克遜的阿爾茲山地地方，在夏萊津所發現的。不論是那一種家庭工業，我們發現認爲